

◎ 高光·著



高光历史小说

西施泪

昆仑出版社

Xi
Shi
Lei



XI SHI LEI · XI SHI LEI



西施泪

◎ 高光 · 著
昆仑出版社

XI SHI LEI XI SHI LEI XI SHI LEI

西 施 泪

高 光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施泪/高光著.-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3.10

ISBN 7-80040-710-1

I. 西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2363 号

书 名: 西施泪

作 者: 高 光

责任编辑: 刘立云

装帧设计: 黄学军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

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18 千字

印 张: 12.75

印 数: 1—8000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10-1/I·508

定 价: 24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1

西施是一个美人。她喜欢看蓝天，看花，看上下花溪的人，看上下花溪的土地。她最喜欢夜里躺在花溪中，看星星，花溪水潺潺缓缓，窃窃私语似的，说一些情话。就像范蠡又扯她的手，两人在花溪水旁疯，快活啊，乐啊，咯咯的笑声飘飞出去，把花溪水都笑疯了。她躺在花溪水里，想范蠡，默默祝愿：范郎，范郎，你与越王在吴国可好，我想你……

西施喜欢吃花，嗜花如狂，在春天，当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花时，西施就不吃饭了，她偷偷地吃花，把花萼摘下来，放在口中，品味花香，吃花瓣，用舌尖轻轻舐。这时就像有人在她耳边喃喃私语，悄悄说：吃吧吃吧，你最漂亮。西施吃花时，偷偷地，悄悄地，没人看见。村里人知道她很少吃饭，却不知道她偷吃鲜花。西施喜欢坐在树下做梦，她能看见很多事儿，过去的，未来的，很多她不明白的事儿搅在一起，织成了她的梦。她的梦很准，总是能应验的。她曾梦见扯着一个男人的手，在树下疯跑。就真的扯过。范蠡见到她时，她回眸一笑，笑得范蠡认定此生非西施不娶，以为西施对他有情，他哪知道西施一笑，就笑他是那个梦里牵她手在树丛



里疯跑的男人。西施静夜躺在花溪中，花溪水就告诉她一些心事，范郎在吴国做什么，他与越王勾践在做吴王的奴隶，在干重活。越王勾践给吴王养马，喂马，赶车，范蠡跟在车后跑，像一个奴隶。他们住在一间石屋子里，晚上很少吃东西，西施甚至能看到他们流泪。

西施躺在花溪里，对范蠡喁喁私语，说情话：你别太伤心了，有我呢。我想着你，你很快就会回来了，那时就依你，我们成亲，请上花溪村、下花溪村的乡亲们吃酒，我与你就在这里搭一间草屋，住一辈子。你快回来吧。

范蠡与勾践真的住在一间石室里，就住在吴国先王阖闾的陵墓前。越王勾践曾战败过阖闾，如今成了吴王的奴隶，吴王夫差要他天天早上去吴王陵墓上向阖闾赔罪。

勾践与范蠡正在接待一个不寻常的客人，他是吴国的太宰伯嚭。伯嚭好美饰，人很俊秀，脸色奇嫩，如美妇人。伯嚭坐在石屋的毡上，这是一片残毡，是勾践从破车里拣来的，破烂、肮脏。伯嚭不想坐，等越王妃拿来一件衣服，铺在上面，他才勉强坐下了。伯嚭说：范蠡，你与孙武齐名，是有名的谋士，怎么弄成这样儿啦？真可惜啊，可惜。伯嚭看范蠡那眼色有点不大正常。

范蠡说：太宰也知道，越王败了，成了吴王的奴隶，范蠡也就是吴王的奴隶了。伯嚭嘿嘿乐，用一手指轻点范蠡，说：范蠡呀，你能不能跟我去太宰府上，我喜欢你，要跟你喝酒。

范蠡看勾践，勾践笑：去吧，去吧。

伯嚭的太宰府有许多童子，人人面目姣好，但没见到女人。伯嚭请范蠡饮酒，酒醉了，伯嚭说：范蠡，我喜欢你这个人，你是个真男人。伯嚭凑近来，呼吸相接，声息相闻，让范蠡几乎窒息。伯嚭说：大王喜欢越国，我不喜欢。越国的土地太贫瘠了，做个女人呢，就不丰满，缺水，太干。做个男人呢，就没骨头，没阳刚之

气。谁喜欢？大王也不在意，像是打了半天仗，只挣到了一根狗骨头。大王喜欢越王勾践，我喜欢你。

范蠡的头发丝一炸一炸，他低下了头。伯嚭乐，啦啦地乐，像是蛇在草地上爬行，草地在啦啦响。他厌恶伯嚭，但不能表白，伯嚭是太宰，他只要轻轻哼一声，就能杀了勾践，杀了范蠡。范蠡轻轻咬牙，他吞下了苍蝇，但还得笑着吞，只要表示出一点儿不满，他与勾践就只能一死。他抬头看伯嚭，笑着说：太宰喜欢范蠡，范蠡万分感激。

伯嚭摇摇头：你不说实话，你只是怕，怕死。你不光怕自己死，更怕勾践死。人活在世上，只要有一怕，就没法儿活得洒脱。你得听我的，做我的男人。你看，太宰府中是不是缺点儿什么？缺什么？什么都不缺，只缺一个男人，我也不是男人。

阴柔充斥着整个府第，脚步柔柔，声音委婉，一睇一颦，都是美艳神色。但你想到做这些的都是男人，甚至是一些男孩子，你就不寒而栗。范蠡装作不解，但他不能永远不解。伯嚭不愿意，伯嚭不愿意他们活着，他们必死。伯嚭说：你喜欢不喜欢我的府第？范蠡笑：挺好的。伯嚭说：你别装样子，想对付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要喜欢我，就做我的男人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明天，只在明天，你与勾践都得一死！

范蠡只喜欢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叫西施，是个从未沾染血腥的女人，她的笑像越国的天空，蓝蓝的，淡淡的，真真的。但要他喜欢一个男人，一个没有一丝男人气的男人，他不愿意。

伯嚭说：我只喜欢你，像大王喜欢勾践。大王喜欢折磨勾践。我不折磨你，真心爱你。

范蠡很痛苦，他不愿与伯嚭亲热。但伯嚭的眼光那么迫切，只是盯着他瞧。他不愿意行吗？范蠡说：我不习惯，你让我慢慢习惯了，再来，好不好？伯嚭乐一乐：我马上就要，你不听，去死吧。你得死，勾践得死，听说你还有一个女人，她很美，叫西施。是越

国会稽城外上花溪人，她也得死。

伯嚭忽地大叫：来人啊，把他带去，好好洗一洗，这么脏，像头猪！

浴池里的水很清，水也很热，范蠡坐在水中，心咚咚跳。三个童子来为他洗身体。他很脏，真的很脏，做人家的奴隶，脏得令人恶心。童子洗他的身体，也侵犯他，拿他当男人，他们自己早就不是男人了。童子的手很轻柔，很有情意，他们替伯嚭表白着心意，渴望男人。

用锦衣包裹着的范蠡像个婴儿，被抬到了内室，伯嚭坐在凭几旁看他，那神态像是饱厌的母狮看一头公羊。伯嚭一挥手，童子们退下去，他扯着范蠡的手，说：你不喜欢我？范蠡笑笑：我……我不习惯。我做过越国的上大夫，但从未有过男人……

伯嚭依在他身上，流泪了，他说：谁喜欢这个，谁就是王八蛋。我也是……他嚶嚶哭泣，像是个女人。他伸展开身体，把身体全打开，是一个女人的柔媚动作，没一丝男人味道。他说：我是个女人，范蠡，我是女人不假，但也得给一个我心爱的男人，我真心爱你，从在会稽山上看到你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一辈子只能牵挂你了。

抚摸男人不是一种熟悉的体验，范蠡在体味一种陌生。伯嚭真的很投入，身体颤抖，眼睛微闭，神志尽在范蠡身上，他用心体会范蠡的回应。范蠡心里想着西施，抚摸着伯嚭的身体，他想象着：一丛丛的花儿在怒放，西施在花丛下，呼吸急促，双眼微闭，在等待他的亲热。范蠡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，他还是一个男人，不光是一个为人赶车、做杂活的奴隶。伯嚭悄声细语：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你是范蠡，天下最有本事的男人，你是同孙武齐名的谋士。我喜欢，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。伯嚭在呼唤他的自尊，呼唤他的爱。他爱男人吗？伯嚭说：我不是男人，是你的女人。军中很少有女

人，只有变童，伯翥乐意做他的变童。范蠡知道，一切都是给他准备的，这府第、这些男童，连伯翥本人，都是给他的。这一刻他忘了西施，忘了西施是他的挚爱，他忘得很快，只注意了自己的心绪，体会着野兽的快乐。他说：我还行，我也喜欢你。伯翥很兴奋，轻声地呻吟，像一个受伤的女人，轻声地呻吟，呻吟有些不知耻，有些放荡。他不在乎，他不必再在范蠡的身边装假了，可以把自己的伤痕展开给范蠡看。

两人欢娱，十分融洽。范蠡一旦敞开自己的心扉，便是一个勇猛的男人，他释放自己，觉得自己真的很勇猛，真的是一个强壮的男人。伯翥鼓励他，给他眼色，那是柔媚的眼色，是女人的眼色。他体会到，女人男人其实只是一种表象，只要你真的喜欢，一切都是那么恣肆，那么放荡，那么自然。

伯翥说：你明白我的心吗？我是一个楚人，我是楚人。我的父母都是楚人，他们死了，死在吴王的军卒手里。是老吴王。他的人攻入楚国，一个院子里有一棵树，树下永远飘着花香，他们在那棵树下，奸污了我的娘，杀了我的父亲。父亲说，我是楚国的大夫，你想杀人，杀我好了！放了我的老婆和儿子！军卒很强壮，扯过了他，把他也捆在树上。槐花是一种有怪香气的花串，伯翥一生只对槐花过敏，只要一接触槐花，就要呕吐。那一天，他只看到吴军的军卒，觉得他们太高了，太大了，是强壮的男人。他那时只有九岁。天黑时，他的身边没有活人了，只有一具具死尸。他被捆在树上，三天两夜，昏死过去，再醒过来，他流泄了，从那一天起，他不敢睡，只要一睡就流遗。最后他成了一个女人……范蠡也流泪，他为伯翥的不幸流泪。

伯翥说：我没长大……范蠡说：你是太宰，是一个强壮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欺负你。

伯翥叹息，依在范蠡身上，说：跟了你，我心里有底了。

勾践看范蠡，范蠡拿回许多好东西，放在地上，摆好，有鼎，有盆、有觥、有豆，食物很丰盛。但勾践坐在那里不动，他不吃。肚子不矫情，咕咕响，脸上表情很冷峻。范蠡说：主人，吃一点儿吧。这些平时很难吃到的。勾践不语，只看范蠡。范蠡说：这都是伯嚭送的。主人吃一点儿吧。勾践说：我不明白，伯嚭为什么对你好。范蠡看看王妃，说：他对我很好。勾践大声叫：我告诉你，我不明白。范蠡低下了头，说：他喜欢我。勾践大叫：你是女人吗？你是西施吗？他喜欢你？他喜欢你什么？你一个臭男人，他为什么喜欢你？

范蠡轻声说：主人，我不是女人，他是女人。

范蠡出去了，站在外面，看山上的陵墓。吴王阖闾死了，埋在这里，吴王夫差抓住了勾践，让勾践在这里天天早上去墓前跪拜，说自己是罪人。

范蠡心里有些委屈，勾践不相信他，他心里难过。

勾践出来了，站在范蠡的身后，轻声说：范蠡，对不起。

范蠡说：没什么，主人。

他只能叫勾践主人。

勾践说：我只怕你背叛我，你要背叛了我，我只好自尽。

范蠡说：主人，你不会自尽的，为了谁，你也不会自尽，你想赢，想赢夫差，你能忍受下去。

伯嚭躺在床上，舒展开自己的身体，叫童子来为他捶背，问：你们说，范蠡喜欢不喜欢我？童子说：他喜欢，他喜欢你。伯嚭笑：他有女人，还没成亲，那个女人叫西施。童子说：太宰，你可比女人还女人。伯嚭说：小子，你是这么说，得范蠡说，才行。童子说：太宰，你就跟大王要范蠡，让他做你的妾童。他敢不听吗？

伯嚭笑：小崽子，你当范蠡是你呢！一见了太宰，就满脸是笑，他做着呢。怕不那么容易。

童子说：他不听行吗？连他的大王都给咱大王赶车了，他做什么？在别人那儿傲行，见了太宰，他得乖乖的。

伯嚭拜见夫差，夫差说：伯嚭，你也会玩了，小心范蠡，他可不是个变童，小心他玩死你！伯嚭乐：大王，他好着呢。君臣笑，其实都不把范蠡看在眼里。夫差说：你来找我，又有什么主意了？伯嚭说：大王，你得换宫人了，宫中的女人太老了，大王派我去越国，去寻找美人，以充后宫。

夫差问：你又有什么主意了，说吧。

伯嚭说：范蠡有一个妻子，没成亲呢，叫西施，据说是天下最美的美人，我想把她弄来，给大王。

夫差一笑：你打范蠡的主意，他会恨你。

伯嚭说：他不爱我，就叫他恨我好了。

2

文种代越王勾践监国，见伯嚭太宰来了，分外热情，请他饮酒。伯嚭是越喝脸儿越白，只是沉着脸看文种。文种心里不托底，轻声问：太宰来越国，有什么事，请吩咐吧。

伯嚭不语。文种一挥手，把下人都打发出去，再问：太宰，有事请说吧。

伯嚭说：越王心里想什么，大王心里有数，伯嚭心里有数，文种大夫心里也有数。你想害吴王，可人家心里有数，你就害不成。你说是不是？文种赔笑，说：太宰喝醉了，太宰喝醉了。伯嚭大喝一声：文种，别跟我来这个，你要肯跟我说真话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要不肯，我就走。

文种吓得跪下了，叩头：太宰啊，越王可是在吴王手下做奴才呢。你一句话不要紧，他的命可就没了。

伯嚭手里玩酒杯，说：文种，谁心里都明白，越王想保命，想再灭吴。吴王又不是傻子，他不明白？文种跪下，叩头：太宰，请指教。

伯嚭蹲下身子，说：你别跪我，像我欠你的，你要我跪你，我

就跪你。人一跪下，就是有所求。那个受你跪的，保不住就丢了脑袋，你以后别跪我，我跪你好了。

文种回头，一声招呼，来人摆下了珠宝玉器、奇珍古玩。

伯嚭翻了一下眼皮：你想收买我？

文种赔笑：只给太宰一点儿孝敬。

伯嚭说：我告诉你，大王想要美人，你明白了？

文种说：这好办，我派人下去，找美女。要多少人，都行啊，文种当尽全力。伯嚭说：要美女，你懂吗？文种看伯嚭，伯嚭说：你会很为难的，大王最想要的美女是西施，是西施，你懂吗？

文种半晌无话，说：太宰，你饶过她吧，她可是范蠡大夫的妻子啊。伯嚭笑笑：我知道，你当大王不知道？范蠡怎么了？他不是大王的奴才吗？他的大王勾践都做了大王的车夫，他敢抗命吗？你是越国的守国大夫，敢抗吴王的王命？

文种说：我怎么办？太宰，你去找西施，还是我去。

伯嚭笑笑：一齐去。

伯嚭看西施，久久没出声。他只是盯着西施瞧，瞧了一会儿，对文种点点头。文种说：西施姑娘，这是吴国的伯嚭太宰，他有话要对你说。

文种就出去了。

伯嚭说：没想到，你长得这么美。西施问：是范郎要你来找我的吗？伯嚭笑了：不是，我是替大王来找美女的，你被选中了，做大王的宫妃，明日就随我去姑苏。西施说：我已嫁与范郎，怎么能去做宫妃？伯嚭说：你去不去？不去，范蠡与勾践只能一死。西施流泪。伯嚭说：你是越国人，和越国的一切宝物一样，都属于大王，你要不去，就是反叛。女人是什么，像宫里的珠宝，像花园里的花草，有什么用？给大王看的，给大王用的。你是范蠡的女人，没用的。是谁的都没什么用，你只是大王的。你可以哄哄吴王，让

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范蠡与勾践就只能一死。

西施哭泣，她问：我去吴国，能不能见到范郎？

伯嚭说：见他做什么？他是奴隶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身份，没有钱，活着，也只是一具僵尸。你找他，不如不找。

西施说：他是我的人，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。

伯嚭说：你要见了，他，吴王知道了，他会一死。你想他死吗？

西施说：我不想他死，我不想他死。我要是去吴王宫里，范郎能不死吗？伯嚭凑得近了，轻轻说：不一定，他是死是活，跟你没多大关系，你是吴王的妃子，活得金贵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顾不了他，只能先想你自己。你进了宫，大王要是喜欢，你就有好日子过。他不喜欢，一声令下，就有人杀你。你是女人，可不懂得女人是凭什么活在世上，还要活得好，活得滋润。你得卖力气，把女人所有的本钱都用上，拼命地讨好大王。你是美女，可大王有许多美女，就像是珍馐美味，吃腻了，再多再好有什么用？别的妃子不会像你，她们讨好大王，为的是弄个儿子，做一个王后啊什么的，你不是，你要拼命讨好他，不然勾践的性命、范蠡的性命，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丢了。

西施说：太宰，看你人长得好，一定是个善心肠，你就帮范郎一帮吧。伯嚭笑声尖细：别别别，你记着，没有善心人，这世上只有狼，没有人。你千万别把我当成善心人，我受不了这个。

夜里，伯嚭喝一点儿酒，酒劲儿一上来，他叫几个童子把西施叫来，要她在帐内为他斟酒。伯嚭说：侍候男人是很精美的活计，你要知道男人的心思，男人想什么，喜欢什么，要什么，不必说，就知道你是女人，长一副好脸子，可不是一个好女人。脱去衣服，快，快，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女人。你在我眼前，尽可放心，什么天生丽质啊，什么国色天香啊，没用，我根本就看不见，不动心，全当是一抔泥土。你就当我不是个人，不是个男人，该怎样就怎样。他看着西施，说：要说你这个人，真是个美女，只是你做吴王的妃

子，不占什么优势。

西施身体抖，像是被弄进了地狱。她怎么啦？梦中的情景不是这样的，她有男人，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，男人体贴她，呵护她，对她一百个好。怎么也不会拿她当成一只鸟，一只待宰的鸡一样，评头品足。伯嚭看她，说：你恨我吧？西施放声而哭，伯嚭反而嗤嗤笑了：不要紧，你进了吴王宫，就知道那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，那时你就该想到我，感谢我了。你记着，我头一个告诉你的，你不是人，只是一头野兽。

西施看伯嚭，伯嚭像是买下了她，用他的尖尖手指来碰她，摸她，她一阵子颤栗，受不了了，泪水哗哗流。伯嚭说：别受不了，你的身体，从今天起就不是你的了，是大王的，大王喜欢要它怎么样，就得怎么样。你懂吗？要忘了你是一个女人，吴王宫里有许多女人，女人在宫里，和珠宝玉器、宫殿楼阁一样，都是大王的财产，楼阁亭榭是不动的景儿，女人是动的景儿，你们和那些宫殿在一起，是大王眼中的一幅画。记住了这个，你才能活下去。

伯嚭睡了，他让西施在他眼前睡，他先呼呼睡着了，睡时总是做噩梦，在梦里张大了嘴，想吼，但那脸相歪斜，十分狰狞，就是喊不出来。西施看他，十分害怕，想喊他，又不敢喊。伯嚭又流泪了，很可怜的样子，轻声说：不是，我不是……我可不是女人，我不是……西施躺下，还没从那震撼中醒过来，她不明白，是伯嚭这个人太坏，还是这世界有什么毛病了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唱的歌都是情歌，向往的是与范蠡牵手共度的日子，有什么不对？她对自己刚才的态度有一点儿震惊，很恨自己。西施，你是一个好女孩儿，怎么能那样？那是你吗？看这个伯嚭，真就是个无赖，就是上下花溪村最坏的坏人，也不会比他更坏了。她对自己的无耻感到震惊，要是范蠡在就好了，他能帮西施，他总会有办法的，他是最有本事的人。西施抚摸着自己的身体，哭了，她恨自己，告诫自己，再也

不能放荡恣肆啦，要做个好女人。

伯嚭又找了一个女人，她叫郑旦。这女人像西施一样美，只是比西施更妖娆。伯嚭说：你是越人，你喜欢不喜欢做王妃？郑旦说：做王妃有什么好？伯嚭一笑：要有本事，就做王后，生一个儿子，吴王的天下就是你的了，那样，越王想抢也抢不到的吴国，就让你儿子抢去了。这是最好的法子，要有这本事，你就做王妃。

伯嚭带回了上百美女，其中最美的当数西施与郑旦，他用两辆宫车载西施、郑旦，其他美女都乘坐大车，一路回姑苏。走在路上，伯嚭不耐风寒，病在车上。他命人带美女先回姑苏，自己慢慢再归。

载着美女的车到了南城，正逢相国伍子胥巡城，伍子胥喝令车队停住，上前察看。他掀开车帘，看西施。西施看他，竟是一愣。伍子胥问：你是谁？伯嚭怎么找到了你？西施哭泣，说：我是越国上大夫范蠡的妻子，伯嚭太宰不管不顾，把我送来，要送与吴王，望老将军救我。

伍子胥笑了，很慈祥，像西施的老爷爷。他看着西施，说：你碰到我，算你幸运，我替你做主，让你与范蠡相见，如何？西施在车上忙就跪倒，说：你是谁？是我的大恩人，我跪你一生一世，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。伍子胥笑笑，说：你等着。伍子胥再看郑旦，问：你也是这一次选出来的妃子？郑旦说：他们说，嫁给吴王，能生儿子，就能做王后呢。伍子胥哼一声：做梦，生儿子的早就到了，比你早到了十几年，大王连太子都有了。大王宫里有的是美人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郑旦愁了，悄声问：你是什么人？伍子胥说：我是吴国国相。郑旦说：那我嫁你吧，你是一个老头儿，对我一定好。

伍子胥愣愣，看郑旦，郑旦风骚又妖娆，伍子胥愣了好一会儿，说：有人用你。他带上车门，喝令来人，将西施与郑旦送去石

室，送与范蠡与勾践。

范蠡与勾践看着两位美女，都傻了，两人互相瞅，看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把西施与郑旦送来。勾践问：你们是怎么来的？西施笑：有一个老头儿，说他是相国，心眼儿真好，一听说我是范蠡的女人，就命人送我来。郑旦看石室，心里不喜欢，这两个还是越王与上大夫呢，怎么住的地方像猪圈？看他两人，面带菜色，身穿衣服都是短褐，一看就知道不是贵人，只是囚犯。郑旦想：那个老头儿真是害人。西施伏在范蠡身上，流泪，她受够了委屈，想向范蠡倾吐。勾践大笑，说：不管是谁把你们送来的，反正来了。西施，你今晚就与范蠡成亲，郑旦你跟我，我们快乐一宵。

范蠡没那么高兴，他扯着勾践，说：主人，主人。勾践大声说：你别劝我，我不听你的。

范蠡说：伍子胥一心杀主人，主人忘了吗？勾践沉吟：你说，伍子胥送来了美女，是想杀我？范蠡叹气：他有那么好心，给你送来美女？西施大声叫：你们怎么那么坏？像那个伯嚭一样坏？伍子胥是一个老人，他一听说我是范蠡的妻子，马上就派人送我，他是好人。

范蠡说：他想杀我们，杀了主人，还杀了范蠡。

西施也愣了。

范蠡说：你们是伯嚭选来的美女，怎么到了这里？伍子胥是吴国相国，一心要杀死主人与我；他让你们来，就是让我们亲近，然后杀人。

西施轻声啜泣：可我是你妻子，吴王也该让我来跟你。

郑旦大声说：你是不是男人？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，眼看着她给人，嫁你有什么用？嫁男人干什么，不就是图一个依靠吗？有个男人，风里雨里跟你一块儿，你这样子哪像个男人，十足一条被阉了的狗！